

青春飞扬红山嘴

■谢旭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又是寒风起,边关风雪急。我的思绪,一次次随着天气预报飞到祖国的西北,飞到阿尔泰山深处的红山嘴边防连。因为,那里有我浓烈的军旅记忆。

红山嘴边防连,每年10月到来年6月均被大雪封阻,被称为“雪海孤岛”。20世纪90年代初,连队没有长明电,晚上就用柴油机发电;没有锅炉供暖,每个班就用炉子烧火墙取暖。

家住红包梁,当兵红山嘴。来到连队,我的心里对它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只是,从西南来到西北的我,从来没有想到在这里平地厚达1米的雪很常见,大雪封山半年以上不通车是常态,从当兵前没见过马到骑着骏马巡逻成为常事,乘坐摩托雪橇飞驰雪海是常景——我们的火热青春,就在边防线上、在冰峰雪谷间飞扬。

—

骑马在边防线上巡逻,是戍边官兵感到自豪的事。入冬前,在连队附近草场放牧的牧民都早早地下了山,只有我们坚守在那里,“白天兵看兵,晚上数星星”。于是,大家都盼望着外出巡逻。

虽然,我们知道巡逻路上危险重重——战友有因突遇暴风雪冻伤的、有穿越树林挂彩的,而且很多路段只能牵着马在厚厚的雪中蹚出一条路,但大家都争相前往。连长姜晓青不得不采取评比竞争的办法,只有军事技术过硬、班排评比夺过红旗、骑马技艺高超、对边防知识熟悉的官兵,才能入选巡逻分队。

一次巡逻途中,穿越一片树林时,突然蹿出几只雪兔,老班长曾权骑的军马受惊,开始狂奔。曾权知道不能立即控速,只好尽可能以低姿贴着马鞍、伏身马背,任其飞驰。不巧的是,前方狭窄处,一根倒伏的树干如同单杠斜在路上方,树干下的高度仅容马匹勉强通过。

眼看就要与树干相撞,只见曾权甩开右脚马镫子,一个起身把整个身体顺势撤到马的左侧,双手紧紧抓住马鞍,缩身单脚蹲在左侧马镫上,成功处置险情。

冲过树干后,飞身上马的曾权并未落鞍,而是借势站姿双腿紧贴马鞍,双手紧拉缰绳,嘴中发出长长的“吁”声。军马猛地停止奔跑,前蹄腾空而起,紧接着一个打转,调头向我们而来。这一幕看得我们心惊肉跳,纷纷向曾权竖起大拇指。

很多时候,在迎风斗雪、爬冰卧雪中,皮大衣冻成了“冰铠甲”,毛皮鞋结成了“冰坨坨”,但大家都觉得为祖国巡逻很光荣,看的是不一样的雪山,过的是不一样的冰河。

二

走“轨道交通”,驾马拉爬犁拉水,也是快乐的事。那一条冰雪路上,洒满

了我们的欢笑声。

1992年夏,技术人员在距离连队3公里的地方找到一眼山泉,试验性地把水引到公路边。为防止水管冻裂,整个冬季水管都处于喷水状态。喷出的泉水流出不远便汇成一条冰河,形成一片冰滩,唯独出水口的活水不结冰,还形成一个水塘。

连队生活是离不开水的。我们用口径不一的钢管焊了一个有护栏的爬犁,把一个塑料材质的大水袋放在上面——马拉爬犁,省事省力,从此改变了过去到河里凿冰取水、马拉人背的历史。

用马拉爬犁拉水时,我们通常是三五个人同行,两匹马拉爬犁,另一人骑一匹马在前带路控速。尤其是返程时,既不能太快又不能过慢,快则爬犁容易冲出路面、陷入雪窝,太慢爬犁滑行又会撞击马腿。我们则搭着“顺风车”,忽左忽右调整位置、调整重心,防止爬犁滑出“轨道”翻车。

拉水回连队的路,以下坡为主。由于惯性作用,虽然一袋水有4吨左右,但马只需小跑,爬犁便如在雪上飞驰。时间久了,爬犁在路上轧出条条辙痕,如同铁轨,光滑锃亮。我们便形容这条拉水路是“轨道交通”。

记得有一次,战友石疆鲁骑着头马带路。由于缰绳脱落,马一跑起来就归心似箭,速度越来越快,拉爬犁的马也跟着狂奔。在一个拐弯处,伴随着几声尖叫,爬犁上先是人员飞落,接着是水袋滑落,然而石疆鲁全然不知。

好在老马识途,快到连队时自动减速,将爬犁缓缓地停在平地上。炊事班的人一看,马拉回的只是一个空爬犁,笑得前仰后合。

我们飞身滚入雪窝的3人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也无法将软软的水袋拉出雪坑。最后,只好打开水袋口把水放出来,才将水袋拖上路面。

短途的拉水路,偶尔有战友被摔下爬犁,滚入雪窝。好在路边积雪很厚,人不会受伤,还“享受”一次雪浴,留下一路欢笑。

三

戍边红山嘴,最难忘的事是为军马打马草。

打马草,不仅仅是割草,还有晾晒、捆扎、装车、运输、卸草、入圈、上架、扎垛等一系列任务。这些全是体力活,在没有机械助力的情况下,我们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,为数十匹马准备不少于半年的草料,难度可想而知。

虽然连队周围草场多,但因为大雪封山期长,草的生长期短,要等到草长得最旺盛的时候,我们才集中力量打马草。指导员任慧说:“虽然有谷物马料,但必须得有草料。入冬后大雪覆盖原野,军马无处吃草,我们就是它们的粮草官。”

夏季白天时间长。那段时间,我们每天都早早地起床,除了正常的执勤巡逻人员外,全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马草。班与班、排与排,都默默地比着干。很多时候,为避免路途往返浪费时间,大家都不回连队吃饭。炊事班把饭菜送到草场,大家匆匆吃几口又接着打

草,一天忙碌十几个小时。

边疆昼夜温差大,早起露水多,为防止打下的马草受潮霉变。我们都是选择在晴天当日打、当日收。一把镰刀收割马草,一天下来人常常累得直不起腰。军马是通人性的。当我们在夜色中将收割、晒萎的马草装上车拉往连队时,还在草地吃草的军马都会望着我们,甩动尾巴,发出一声声嘶鸣,像是在感谢我们的付出。

当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为草场盖上面雪被,当高低起伏的山峦变得洁白肥胖,连队周围一堆堆、一架架、一垛垛的马草格外显眼。漫天飞雪中,看着一匹匹军马在马厩里欢快地吃着我们打割、晾晒、储藏的草料,我顿时觉得那十天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四

红山嘴冬季漫长,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至少有两个月,全年无霜期仅一个月,我们要赶在大雪封山前储备好足够的燃煤。燃煤随到随卸,是需要突击完成的任务。

那时,送煤的车不是自卸车,全靠我们双手一锹一锹地卸。只要接到预告,我们个个都摩拳擦掌,用毛巾扎紧领口袖口,扣好作训裤裤管、塞入鞋口,戴好厚厚的纱布口罩,减少煤灰呛入。

由于煤棚空间狭小,要一车卸完出去后才能再卸下一辆车。我们通常是一个班分两组,轮番上阵,前后站位,一组一车卸完才要手。

有一次,一下来了12辆送煤车。我们两位班长一合计,既然打头阵,已经沾了一身煤灰,何不一鼓作气把煤卸完?这样,其他排的战友既不用换洗衣衣,还能节省洗澡用水。排长杨雪峰一听,大手一挥:“这12车煤,我们排包了。其他人都别等了。”

身高近一米九的杨排长带着我们3人上车,三下五除二就卸完第一车。全排战友编成组,争相认领,排队守候在车前,“这一车我们卸”“5号车是我们的”……

几个来回,我们很快就卸完12车煤。大家列队等待讲评,看着摘下口罩喊口令的排长,脸上“口罩”的印迹清晰可见。大家你看我、我看你,忍不住笑起来。排长说:“大家不要笑,你们个个都黑得和炊事班的锅底差不多。这种‘黑’,是奉献精神 and 战斗力的特殊标记。”

从此,这种急难险重任务抢着上的精神被延续传承。有几次,排长之间还提前向连长“预订”卸煤任务呢。

边关哨所不寂寞,“雪海孤岛”飞欢歌。那是一曲曲青春之歌,是一茬茬官兵的奋斗之歌。

如今,边防建设、戍边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红山嘴边防连早已用上了锅炉供暖、通上了自来水、建起了洗澡间,“土暖气”“爬犁拉水”等都成为历史。数十年没有变的是,一茬茬官兵义无反顾地走进“雪海孤岛”,在祖国的边防线上谱写一曲曲青春之歌!

冷的边关热的血。30多年来,无论走到哪里,我常常想起连队对面那道红色的山梁。那抹耀眼的红,不正是边防官兵青春的底色吗?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一路颠簸,队伍到达预定地域。随后,官兵徒步穿越河谷,再翻过几处蜿蜒起伏的山丘,终于到达任务高地脚下。

山腰上,官兵手脚并用,喘着粗气。挡在眼前的山峰很陡,云朵与山顶齐平,最难的是没有坚固的岩石落脚,山岩整体遍布细碎的石砾,让脚底滑得厉害。

抬头望去,距离山顶还有近百米的距离。高寒缺氧再加上徒步爬山带来的劳累,让官兵感觉身体已接近极限。

突然,一阵高亢的旋律打破峡谷的沉寂。“冲锋号!”有人回过神来。只见上等兵赵凯一只脚踏在山坡上,单手叉腰,鼓起腮帮,用尽全身力气,朝着山顶的方向吹响了冲锋号。整个队伍像打了一针强心剂。“冲锋!”官兵站起身,嘶吼着向山顶冲去。

冲锋过程中,缺氧让赵凯不得不蹲下喘息。这时,他的视线里出现一道身影,抬头看去,是班长。两人短暂的眼神交流后,赵凯随即握紧班长伸出来的手起身,两人互相扶着迎风并进。

时间回到数周前,那是赵凯第一次见到班长手中的军号。那把军号原本是金铜色的,握把处却显得锃亮发白,铜管上缠绕着鲜红飘带。“曾经我只在电视上见过军号……”不等赵凯感叹,班长随即递上一本号谱,“今天开始,我教你吹军号。”

原本正常的吹号练习,在高原却变得困难,还没吹出声,人便因为缺氧而涨得满脸通红。站在山岗上,赵凯问:“班长,为什么我怎么吹都不响?”班长说:“还没学会走,就想跑?让你背的号谱背了吗?”面对询问,赵凯心虚,一时无言以对。



天空之念

■李正

你说如果想念
就抬头看看天
看朝霞映红日
看晴朗舒蔚蓝
看白云白
看云舒卷
看紫霞拂日落
看夜空浸墨染
也看流星,如你驾驶战鹰
拖着闪烁的尾焰

你说如果想念
就听风八百遍
听烈日烈
听暖阳暖
听风而变飞雪
听鬓角生白霜
也听岁月,如你无言

情感兵站

眺望,军人的情感故乡

祖国西部高原的冬天来得要早一些。太阳虽然明晃晃地挂在天上,却似乎被冻结一般。到了晚上,月亮也总是躲进厚厚的云层。气温越来越低,积雪也开始从山顶往山腰、山脚下一点点蔓延。如同大自然的神奇笔触,大雪在阿里高原广袤的原野勾勒出一幅壮丽的画卷。

阿里高原的冬季,是漫长的。从初冬开始,天空就开始变得如铅铁般阴沉,寒风呼啸而来,裹挟着浓重的寒意。这也预示着雪花即将飘落。高原的雪,有时是悄无声息的。细碎的雪花悄然落下,起初如细盐般洁白轻盈,渐而变得密集厚重,直至把整个高原装点成银装素裹的模样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雪花不停地飘落,有的轻轻落在官兵的肩头,有的随风起舞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银色的弧线。阿里高原的雪,对于驻守、生活在这里的官兵而言,有时并非是诗意而浪漫的。狂风暴雨时有出现,猛烈飞舞在苍茫戈壁。然而,官兵置身

长征组雕之《彝海结盟》(局部)

吴为山主创



军号声声

■罗浩

赵凯把吹号想得太简单了,班长前来示范:“背号谱是让你找到音感,吹号不能像你那样使劲出气,要去感受舌头的发颤。”听着班长吹出的起床号,赵凯清晨的困倦也随风而去。

赵凯站在山岗上日复一日地练习,终于在一个清晨,吹响了起床号。原本以为能够得到班长的夸奖,却不想班长说:“音吹准了,可没有感情,更没有力量。”

默默升起袅袅的炊烟

还看你凭风直上,眷恋空天
再听你四季轮转,时光荏苒
还看你凌空而起,彩练舞天
再听你轻吟诗词,赞美人间
管角落的小花开了又谢
灯火映照的楹联藏着挂念
那是孩子纯真的笑脸
那是父母情切的期盼
也是战友深情的嘱托
更是祖国信任的召唤
你看,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
你听,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
你说如果想念
就抬头看看天
你说如果想念
就听风八百遍

冲锋号(歌词)

■守海兵

有一种声音
越过硝烟战场
有一种声音
响彻平原山岗
有一种声音
让人血脉偾张
那是冲锋号的乐章

■黄辛舟

雪域高原,斗风雪、战严寒,巡逻戍边,或进行射击训练,或进行战术练习,总是以昂扬的战斗精神,在这片茫茫雪野书写豪迈的军旅诗篇。

射击练习场上,风展红旗猎猎,飞舞的雪花也不能迷蒙官兵锐利的双眼,扣动扳机的手依旧沉稳而果敢;战术训练场上,官兵穿梭在雪堆与岩石之间,灵活敏捷,默契配合;体能训练时,踏雪奋力奔跑,茫茫雪野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足迹;而那些更有挑战性的课目,比如雪地攀岩,官兵在陡峭的冰壁上,凭借着顽强毅力和娴熟技巧,一步步向上攀登……

官兵的脸庞被冻得通红,呼出阵阵白雾,随即又被凛冽的寒风吹散,饱满的热情和昂扬斗志,如同冬日里燃烧的烈火。

雪,锤炼着高原上的官兵,也陪伴着高原上的官兵。紧张的训练之余,阿里高原的雪也给官兵的生活带来别样乐趣。随着一阵清脆的哨音响起,原本寂静的雪地瞬间沸腾起来。官兵纷纷脱下厚重的大衣,在雪地上跳跃、奔跑,留下一串串足迹,宛如谱写在冬日里的灵动音符。

高原官兵的雪中游戏,也是充满“战味”的。“雪仗”一触即发。雪花在空中飞舞,与不断飞来的雪球交织成一片白色的海洋。空地上,只见一位战士迅速捧

起赵凯举着缠绕着红色飘带的军号陷入困惑。他不理解,营区安装了喇叭,为何依然每天要按点吹号,更不明白班长所说的感情和力量从何而来。

遥望雪山,赵凯觉得高原的生活是有趣的。重峦叠嶂的雪山、纯净的天空……这里的一切事物都让初来乍到的他感到新鲜。可随着时间流逝,训练、巡逻、站岗以及琐碎的日常,让赵凯觉得有些枯燥。

赵凯依旧执行着每日的吹号任务,技巧也越来越熟练,可始终得不到班长的认可。“还差点感情和力量,这不是完成任务,吹号是需要用感情的。”

直到这次外出任务,赵凯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,需徒步穿越河谷,抢占一处高地。很快,两发信号弹升空,训练开始。全连官兵迅速穿戴好战斗装具,登车出发,赵凯也带上军号。

寒风掠过耳畔沙沙作响,官兵终于登上山顶,大家感慨:“刚才冲锋号响起的时候,全身又充满了力量……”来不及分享喜悦,官兵用力呼吸着稀薄的空气,短暂休息过后,第一时间进入战斗状态。

等到完成任务,赵凯这才注意到山巅的风景,几朵白云是清澈天空中唯一的点缀。他把军号握在手里,那抹飘扬的红色此时显得格外醒目。他终于明白,为何班长总说他的军号声中没有力量。这次“冲锋”让他有了更深的认识,吹好军号,不是简单地奏响乐器,而是从大家心中拔出一把尖锐的利刃,刺向对手。

视线回到身边,赵凯这才注意到班长正看着自己,随即两人会心一笑。这时,连长对着赵凯说:“任务结束了,才感觉有点冷,吹个收操号吧。”说完,周围疲倦的战士们立马精神起来。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,赵凯举起军号,响亮的收操号声回荡在山巅。

它有融入灵魂的信仰
它有排山倒海的力量
只要冲锋号一响
三军将士奋勇向前

有一种声音
穿越百年梦想
有一种声音
奏响时代华章
有一种声音
激励奋进精神
那是冲锋号的交响
它有坚不可摧的信仰
它有改天换地的力量
永远都吹冲锋号
强国复兴凯歌扬



长征

第6288期

阿里高原的雪

■黄辛舟

起一捧雪,用力捏实,一个圆滚滚的雪球便在手中形成。他瞄准前方正笑得前俯后仰的战友,猛地一掷,雪球直奔“目标”而去,引得周围一片惊呼与欢笑。

被“袭击”的战友也不甘示弱,立即组织反击。几名战友迅速集结,明确分工,有的负责收集“弹药”,有的则负责制作“炮弹”,还有的担任“侦察兵”,密切注意着“敌方”动向。一时间,雪球纷飞,欢笑阵阵。官兵还自创了“雪地迷宫”“雪墙防御”等游戏。此时的高原不再寂寥,官兵友爱、乐观向上的气氛,洋溢在这片雪域。

雪停风静时,轻柔的雪花铺满大地,仿佛是大自然温柔的抚慰。有时官兵索性躺在软绵绵的雪地上,看长空辽阔、雄鹰翱翔,享受着难得的宁静。

到了夜晚,营房外风雪弥漫,官兵围坐在一起,分享生活点滴。轻柔的雪花,可能触动他们内心的柔软,唤起对家乡的思念。远方的亲人、故乡与灯火,常常在他们的心中激发出奋进的力量。

阿里高原的雪,见证官兵的忠诚与奉献。他们远离家乡,远离亲人,在这片高原上默默扎根。戍边岁月里,他们将对祖国的忠诚、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家人的思念,融入苍茫雪域。他们的青春和热血,在高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